

目 录

关于藏缅语研究的对话·····	马提索夫 戴庆厦
谈传统上古音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	王 宁
汉语方言的接触与融合 ·····	李如龙
广州方言韵母中长短元音和介音的问题 ·····	王福堂
汉语方言里的“手”和“脚” ·····	曹志耘 王莉宁 张燕芬
关于“每”和“都”的语义配合和制约关系 ·····	袁毓林
“连”的强调与否定极性：普通话和湘语的比较 ·····	邓思颖 罗琼鹏

草登嘉戎语动词的时一体范畴 ·····	孙天心
汉台语鱼部、歌部关系词对应考 ·····	罗永现
勉语中的壮侗语借词 ·····	赵敏兰
忻城壮语te:m ⁵⁴ 的意义和用法·····	何 霜
大狗场仡佬语概况·····	何彦诚 吴雅萍 李锦芳

汉藏语词汇数据库检索系统的价值和功能 ·····	孙宏开 江 荻
-----------------------------	---------

历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简况 ·····	汪 锋
------------------------	-----

汉藏语学报

第2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主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承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汉 藏 语 学 报

第 2 期

主编 戴庆厦

汉 藏 语 学 报

第 2 期

戴庆厦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25 号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5 号

ISBN 978-7-100-02801-8

商务印书馆

2008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语学报. 第2期/戴庆厦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ISBN 978-7-100-05801-8

I. 汉… II. 戴… III. 汉藏语系—丛刊 IV. H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90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ZÀNGYǔ XUÉBÀO

汉 藏 语 学 报

第 2 期

主编 戴庆厦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801-8

2008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 28.00 元

《汉藏语学报》工作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主 编: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副主编:

罗仁地(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语言学系)

覃晓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

龚煌城(中国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胡 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陆俭明(北京大学中文系)

马提索夫(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语言学系)

孙宏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及人类学研究所)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编辑委员会:

曹广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曹志耘(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

顾 阳(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学系)

黄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及人类学研究所)

黄树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

李锦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李宇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石 锋(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孙天心(中国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曾晓渝(南开大学文学院)

编辑部主任:罗自群

编辑部成员:胡素华、蒋 颖、蓝庆元、田 静、汪 锋

本期责任编辑:汪 锋

Journal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Editorial Committee

(in alphabetical order)

Editor:

Dai Qingxia (School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Associate Editors:

Randy J. LaPolla (Linguistics Department,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Qin Xiaohang (School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Beijing)

Academic Advisory Committee:

Gong Hwang-cher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Hu Tan (Research Center of Tibetan Studies, Beijing)

Lu Jian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James A. Matisoff (Linguistic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 S. A.)

Sun Hongka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Wang N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Folklo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Xing Fuy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Editorial Committee:

Cao Guangshu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ao Zhiyun (Linguistics Institut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Chen Baoy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Gu Yang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uang X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Huang Shuxi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Li Jinfang (Depart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Beijing)

Li Yumi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Liu Danqi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Shi Feng (Colle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Jackson T.-S. Su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Wang Guoshe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Zeng Xiaoyu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目 录

关于藏缅语研究的对话	马提索夫 戴庆厦	(1)
谈传统上古音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王 宁	(48)
汉语方言的接触与融合	李如龙	(65)
广州方言韵母中长短元音和介音的问题	王福堂	(76)
汉语方言里的“手”和“脚”	曹志耘 王莉宁 张燕芬	(95)
关于“每”和“都”的语义配合和制约关系	袁毓林	(105)
“连”的强调与否定极性:普通话和湘语的比较 ...	邓思颖 罗琼鹏	(124)
草登嘉戎语动词的时—体范畴	孙天心	(135)
汉台语鱼部、歌部关系词对应考	罗永现	(147)
勉语中的壮侗语借词	赵敏兰	(157)
忻城壮语 tem^{54} 的意义和用法	何 霜	(175)
大狗场仡佬语概况	何彦诚 吴雅萍 李锦芳	(185)
汉藏语词汇数据库检索系统的价值和功能	孙宏开 江 荻	(217)
历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简况	汪 锋	(226)
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培训交流会		(123)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成就展暨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		(104)
第1期勘误		(146)
投稿须知		(229)

CONTENTS

Dialogue on Tibeto-Burman Studies	James A. Matisoff and Dai Qingxia	(1)
Stable Roots in Sino-Tibetan / Tibeto-Burman	James A. Matisoff	(13)
On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Wang Ning	(48)
The Contact and Coalescence of Chinese Dialects	Li Rulong	(65)
On the Question of the Long/Short Vowels and Medials in Guangzhou Cantonese	Wang Futang	(76)
'Hand' and 'Foot' in Chinese Dialects	Cao Zhiyun, Wang Lining and Zhang Yanfen	(95)
On the Coordinate and Restrictive Relation between <i>mei</i> and <i>dou</i>	Yuan Yulin	(105)
On the Emphatic and Negative Polarity uses of <i>lián</i> 'even': Comparison between Mandarin and Xiang Dialects	Deng Siying and Luo Qiongpeng	(124)
Verbal Tense-Aspect Categories in Caodeng rGyalrong	Jackson T.-S. Sun	(135)
Sino-Tai Correspondences of Old Chinese <i>-ag</i> and <i>-ar</i> Rhymes	Luo Yongxian	(147)
Loanwords from Kam-Tai Languages in the Mien Language	Zhao Minlan	(157)
The Semantics and Usage of the Word <i>te:m</i> ⁵⁴ in Xincheng Zhuang	He Shuang	(175)
A Sketch of the Dagouchang Variety of the Gelao Language	He Yancheng, Wu Yaping and Li Jinfang	(185)
The Value and Functions of the Retrieval System of the Sino-Tibetan Lexical Database	Sun Hongkai and Jiang Di	(217)
A Brief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Wang Feng	(226)

关于藏缅语研究的对话

马提索夫 戴庆厦

汪锋 翻译整理

时间:2007年10月30日下午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

参加者:中央民族大学“长江学者”罗仁地教授(Randy J. LaPolla)及《汉藏语学报》

编辑部成员

戴庆厦:1989年10月10日我在美国柏克莱大学访问了您,就藏缅语的研究和发展问题进行了内容广泛的对话。又过了近18年,我想请您谈谈在这期间藏缅语研究又有了哪些变化?^①

马提索夫:在藏缅语发展的这18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个领域有了巨大的发展,有很多学者投入到这个领域来,许多学生开始钻研其中的问题,也训练出了大量的专门人才。18年前,很多藏缅语言的支系我们一无所知,现在,它们得到来自中国、泰国、印度、尼泊尔以及西方学者们的关注。比如,20年前,我们对藏缅语的羌语支语言一点也不了解,但现在很清楚了,羌语支语言是藏缅语族十分重要的成员,大约包括几十种语言,其中许多语言在结构上十分复杂。我本人有机会于1996年在昆明接触到普米语。现在有许多学者在研究嘉戎语,该语言极其重要,有十分复杂的语音系统。现在还远不到重构原始羌语系统的阶段,希望这一阶段早日到来。印度东北部的一些语言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十多年前,孙天心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其中的一些语言,他称之为塔尼语(Tani),他成功地为这些所知甚少的语言重构了几百个原始形式。之后,大量的田野调查在印度东北部、中国西南、尼泊尔展开。我们为此希望这些以前涉及较少的语支、语言得到更好的研究。我个人感到比较遗憾的是,自从我于2002年从Berkeley退休后,学校就没有人从事藏缅语研究了。不过,由于罗仁地和布莱德尼的努

① 见《藏缅语族语言的研究与展望——马提索夫教授访问记》,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

力,墨尔本的 La Trobe 大学成为藏缅语研究的一个大本营了,训练了很多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田野调查工作。现在就有几个学生正在田野调查,为他们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一年一度的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每年都不间断地在世界各地轮流召开。我们都知道,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刚刚举办了第40届,规模很大,很成功。在中国举行了好几次,哈尔滨的这次应该是中国的第5次了,我相信今后中国还将举办更多次。除了国际汉藏语会议外,还有一些其他会议,我们可以称之为分会,它们有些接近汉藏语会议的形式,有一个 SEALS,是东南亚语言学会操办的,这个会议要比汉藏语会议覆盖面大,因为它涵盖了东南亚汉藏语以外的一些语言,比如,南亚语、苗瑶语、台-卡岱,甚至包括南岛语。它的重心更多的是实用研究,比如,语言教学、语言田野调查问题等,但每年还是会有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发表出来。除此之外,还有喜马拉雅会议,基本上每年开一次。这个会议更专门,只关注喜马拉雅区域的语言,包括西藏、不丹、锡金、印度东北部等地的语言。该领域的研究现在很活跃。还有两岸三地藏缅语会议,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学者参加,大约是每两年一次。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还有哈尼语会议,经常在中国云南举办。我的同事, Hansson 常常参加,她告诉我,会议语言常常是中文、哈尼语或者阿卡语。这是一个更专门的会议,有很好的成果。

我要说一下 Berkeley 的 STEDT 项目(汉藏同源及分类辞典)。这个项目从1987年就开始了,现在又得到后续支持到2010年,以后还可能会再续。虽然我已经从 Berkeley 退休,但仍然负责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汇集了一个非常大的汉藏语言数据库,大约有250000个词。我们计划把发现的更多的词汇放到网上。我们希望将来大家可以分享我们的数据库。希望能跟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的数据库合作。当然,合并涉及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计算机专家和一些电脑来整合它们,不同的数据库会造成一些重复,但把它们联合起来无疑会增强它们的功用。我们计划把一批专门的数据按照语义和语音来组织,放在网上,在网上发布一群相似的语音形式,比如原始彝缅语的**a*韵。词汇也可以按照意义来组织,我正在做一个题目,把有“皮肤”义的词根放到一起,大约有25个词根,有些与其他东西相关,如“bark(树皮)”;有些是复合词,如“嘴唇”是“嘴+皮”,很有意思。因此,基于语音和语义的数据将来都会放到网上。

戴:您的巨著《原始藏缅语》一出版就送给我,我读了后耳目一新。这是您积几十年调查、研究的成果。我想听听您对自己这部书的评价。

马:感谢您对拙著的好评。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很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愿意把它放在网上免费下载,因为买一本书很贵,差不多要120美元,超出了很多学生的购买能力。出版社欢迎人们去下载,每个月我都会收到有多少人下载该书的记录,到现在差不

多有好几千人下载了。这是很好的。书的篇幅虽然很大,但我还是觉得内容不够完整,我在最后一章提到,或许还要另外出一本才够。本书没有处理声调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对声调不感兴趣,只是因为时间安排上的原因,我认为这应该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另写一本书才较为合适。我不知道我最终能否完成这样一本书。我觉得处理得比较好的部分应该是韵母,我很满意。声母重构跟白保罗的比较接近,只是更专注于一些与之不同的地方,以及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之处。也略去了很多词根,本书中包括大约 1200 条,但是,这只是小部分,还有很多应该放进去,但毕竟书的容量有限。我要把书献给白保罗,他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尊敬,他在 85 岁时不幸在一场车祸中离开了我们。他的《汉藏语概论》在 1972 年出版,我荣幸地做了些编辑处理,乐赛月、罗美珍等已经把它翻译成汉语了。问题是,该书比较难用,因为该书的第一稿写于 1939—1941 年,然后白保罗就一直把它放在抽屉里,很多年都没有想起它,直到 60 年代末,我们有机会相识,那时我在哥伦比亚教书,他给了我一份手稿,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激动的发现,就想要出版它。但它有些过时,毕竟是写于 40 年代,白保罗加了很多注释,有时注释比正文还要长很多,有些页面上正文只有一二行,剩下的都是注释。于是,有人就把这作为不仔细阅读的借口。我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澄清它,用现代术语来表达,使之可用。

我喜欢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是其中谈论了较多的变异现象。我想,白保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有点不同,他更喜欢确定的形式,即每一个词根只有一个主要的重构形式。自 1978 年我写了一本《藏缅语变异语义学》起,我就迷上了变异现象,一个语言可以容许多大的变异?变异的限度在哪里?因为我们不想过于宽松地重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假装语言中没有变异,因为世界上现存的语言都充满了各种变异形式。

这本书被法国学者沙加尔评论过,但我并不认为那是一个十分公平的书评。我做了一个学术性的反驳,将刊登在下一期的 *Diachronica* 上。按照这个杂志的惯例,他可能还有一个简短的再回应。我希望能有偏见少一些的人来评论它。

不管怎样,如我前面说到的,我觉得它还不够完整,但我希望它能使人们觉得愉快,因为它是构建在白保罗的基础之上,而比它要清楚很多。

戴:通过这几十年的研究,我们对藏缅语特点的认识逐步在深化。同印欧语系语言相比,藏缅语的历史比较有哪些自己的特点?

马:首先,跟藏缅语相比,印欧语有很多优势。第一、印欧语研究这个领域开始得较早,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欧洲就开始了,得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和其他的如美国学者们的广泛研究。现在,很多细节都已经知道了。第二、在这个语系中,有很多语言有古老的书写记录,如梵语、拉丁语、希腊语、哥特语、古教堂斯拉夫语、古高地德语、亚美尼亚语。第三、印欧语有丰富的词法,有复杂的屈折,涉及动词和名词,比较这

些屈折变化形式,人们可以做语法重构、形态重构和词汇重构。相比较而言,藏缅语中很少有能回溯到很早的书面语言。当然,藏文大约见于公元7世纪,西夏文大约见于11—13世纪,缅文见于11—12世纪早期。除了这少数几个外,还有几个比较小的,如白狼语,很少为人所知,还有骠语等。另外,这个语系中的语言主要都是单音节的,每一个语素都只有一个音节那么长,这样语素就很短,这也造成了比较的复杂性,因为印欧语中的语素常常有二三个音节长,这就提供了更多的语音材料。当然,许多藏缅语有复杂的形态也是事实,比如,尼泊尔东部的 Kiranti 语言,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后起的。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应该给原始藏缅语重构复杂的形态,但我并不这么看。当然,在汉语这一边,有很长的文献记载,但由于汉字不是字母文字,就很难诠释韵书、《诗经》的押韵模式。

但从正面来说,藏缅语也有优势,至少有250—300种现存语言。因此,尽管没有很多古老的书面语言,这些有亲缘关系的众多语言就保证了重构工作可以进行。相对于印欧语来说,藏缅语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声调现象。单音节结构有利于声调的产生。在印欧语里并没有类似的成分,尽管人们根据梵语等重构了音高重音,高调对低调,但远不及东亚、东南亚语言声调变化的复杂性。这是该语系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可惜,正如前面提到的,在我的《原始藏缅语手册》一书中,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声调问题,不得不有待于日后。至于印欧语和藏缅语之间的一些区别,有些可能对印欧语重要,而对藏缅语不重要,反之亦然。比如,声带的振动方式、浊音和清音发音方法上的不同、送气对不送气等。对印欧语言十分重要的是声带振动情况,很多词源从声带振动来看是很有规则的变化,但印欧语言学家会把它们剔除,并不看作同源词,他们对此要求十分严格。对藏缅语而言,发音方式上的差别根本就不重要。在这些方面,大多数词根,甚至可以说每个词根都有变异,这主要是因为前缀的作用,每个词根基本上都可以带前缀,而这些前缀可以导致声母从清到浊或者从浊到清等变化。所以说,在这两个语系中,重要的东西是不同的。

我也可以说,既然印欧语如此古老,研究时间也足够长,其中已经没有太多可发现的了。因此印欧语学家有很多知识必须掌握,你要懂很多语言才能谈论词源。只要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发现一个新的词根,印欧语学家就会很满意了。这与藏缅语非常不同,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生就可以发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词根,至少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更能激动人心的一个领域。有成百的词根等着我们去挖掘,或许还有更多。

戴: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向原始汉藏语的构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遇到不少难题。您是如何估计这些成绩和认识这些难题的?

马:首先,在汉语这一边,有很多不同的上古汉语重构系统。每个人都同意要修订

高本汉的工作,尽管那在过去曾经是多么精彩。但是人们在如何修订的问题上却很不一致。高本汉的东西究竟有多少需要肯定,有多少需要抛弃,众说纷纭。因此,存在很多竞争的系统,比如:李方桂系统、龚煌城系统、潘悟云系统,还有白一平、Starostin、Sagart 等都有各自的系统。各自的系统自立自足,你很难将它们相互对立。有一些看起来也比较奇怪,从类型学上看很不可能。这里我可以提一下,为了跟高加索语比较,Starostin 给汉语构拟了很多十分复杂的复辅音。Sagart 要构拟中缀。不论一个语言的材料是多么丰富,汉语的材料当然尤其丰富,但你不能根据某一个语言就作出令人满意的构拟。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藏缅语很重要,对汉学家来说也应该很重要,因为藏缅语方面的进展可以帮助学者们在这些汉语重构的竞争系统中做选择。

戴:是的。光从壮侗语或苗瑶语看与汉语的关系是看不清的。认识汉藏语的历史发展规律,藏缅语很重要。

马:有很多突出的问题,如汉语不是动词居后的语言,但藏缅语除克伦语和白语外都是动词居后。与以前相比,现在并不认为这个特点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词序可以变。有些人认为汉语可以追溯到动词居后的阶段,比如把字句的证据。因此,可以认为词序没有什么神秘,它也会变,源于外部接触影响,如克伦语的情况,或者内部的压力。

在藏缅语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语支重构,就是人们所说的层次构拟。我在 Berkeley 的一个学生 Kenneth VanBik,完成了关于原始库克-钦(Proto-Kuki-Chin)的博士论文,为该支系语言重构了 1400 个词根,其中许多是通常的藏缅语词根,还有几百个是新发现的。我想,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更多的下层构拟,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出不同支系之间的同言线。我们已经有一些层级构拟的成果就可用了。或许最详尽的可以说是原始彝缅语(Proto-Yi-Burmese),还有 Walter T. French 重构的原始北部纳加语(Proto-Northern-Naga),Martine Mazaudon 重构的原始塔芒语(Proto-Tamang),R. B. Jones 曾试图重构原始克伦(Proto-Karen),Boyd Michailovsky 重构的原始 Kiranti 语,现在 David B. Solnit 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Robbins Burling 重构的原始博多-嘎诺语(Proto-Bodo-Karo),孙天心重构的原始塔尼语(Proto-Tani),还有最近汪锋的原始白语(Proto-Bai),我们还需要原始羌语(Proto-Qiang)、原始景颇-依语(Proto-Jingpo-Nung)和许多其他还没有重构的支系。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一方面,我赞同白保罗的做法,就是如果你从几个支系中仔细地挑选几个分隔很远又非常保守的语言,你就可以进行整个藏缅语的重构,而不需要逐步地工作。当然你要十分小心,要随时准备根据新的数据来修订你的重构。藏缅语和汉语两方面的很多重要的工作已经做了,但还有更多的需要去做。

戴: 在1989年的访问中,您曾经谈到:“一个历史语言学家,他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他对历史语言学采取教条主义(dogmatic)。新的材料一出现,往往会改变原有的看法,使另一解释让人感到更好。”您现在是否还这样认为? 还有什么新的补充?

马: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在我的《原始藏缅语手册》的最后一章中,我提到了我的构拟哲学,题目是《哲学的体系: 汉藏语重构》。其中,我谈了一个题目,我们是否需要站在前辈的基础上重构过去,还是要另起炉灶。每一代可能都有更新,但我深信我们应该在过去的基础上前进。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继续白保罗的传统,在其基础之上努力,而不是重新分群。还有,我觉得不应该害怕犯错误。因为我知道藏缅语的各个支系研究并不平衡,有些研究得非常好,有些才刚刚起步,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在重构时有教条主义态度,要随时根据材料来变化。在书中的最后一章提到一个说法, *Falsum in uno, falsum in omni* (一错皆错)。我觉得是很糟糕的态度。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件事情上犯错,在所有的东西上都是错的。有些评论者就采用这种观点。他们乐于发现错误,攻击这些错误,然后他们可以将整本书弃之不顾,因为他们发现了错误。我想这样做愚蠢至极。我们都在尽力纠正自己的失误,实际上,我们在错误中看到什么是不对的,然后想办法弥补,这是科学假说应有的态度,假说应该是可以被证伪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相信远程构拟,因为没有办法来测试它是对是错,不是科学的假说。

总而言之,我们有时要保守,保留过去好的东西,同时要有开放的心态,对待新的材料,承认经过验证的新结论。

戴: 我很同意您对藏缅语材料的忠实态度,对认识语言客体的开放心态。您认为当前汉藏语研究应在哪些方面多下功夫?

马: 不幸的是,很多藏缅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了。当然,不能责怪这些语言处于濒危状态的人们,责怪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去学习一些大语言,如汉语、泰语、缅甸语。但他们要更好地生活,掌握这些大语言能帮他们。许多本地区的濒危语言处在贫穷闭塞的地方。我根本没有要批评他们的意思,但这些语言确实在呼唤田野调查,现在叫抢救语言学,这在此时很重要。我想,到2050年,世界上现存的6000种语言中有一半会消失。这是个巨大的悲剧,至少要比动物的消亡要严重很多。因为如果一种语言消失,文化就会随之消失。藏缅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严重威胁,人们抛弃了农业,到城市去打工,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学会了大的语言,这一切正在泰国上演,正在中国上演,正在尼泊尔上演,正在缅甸上演,正在Kiranti上演,正在整个藏缅区域上演。像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正在领头做一些濒危语言的田野调查,我想,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另一个需要我们多注意的领域是历史句法。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做得不多,但许多学者做了很多,比如罗仁地。这是藏缅语研究中新的前沿问题。语言中有越来越多的

句法问题需要研究。

如我前面提到的,在词汇方面,我们需要重构更多的词根,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我们大约有几千个(由于有计算方法上的不同而数目不同)重构词根及其变异,但我确信我们会再增加一倍,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能跟印欧语已经重构出的词根数目一样多。我们需要藏缅语各分支之间在词汇方面的同言线,我们已经有一些用来做次级分群了。

我觉得目前不必急于去尝试在不够充分的材料基础上分出新的支系。我自己曾给两个支系命名,但一再重申它们只是地缘上的,而不是亲缘关系的,其中一个为喜玛拉雅语,包括许多支系;另一个叫 Kamarupan,有些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反对它,我用这个名字来说明它纯粹是地理上的考虑。塔尼语是其中的一支;在 Kuki-Chin-Naga 中,我称 Naga 语,语言的内部支系还不很清楚。但有理由料想这些语言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一定有很长的接触史,因此一定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只是目前我们所知有限而不能对之进行恰当的分群。也还有一些语言不能明确地归于任何一个支系,特别是像 Meithei、Mru 这样的语言。在印度北部还有许多语言需要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像 Robbins Burling 这样的学者只想叫它们印度北部的藏缅语,但这对一个语群来说太长了,需要一个简短的名字。我觉得 Kamarupan 就比较好,它源自于一个古梵语词汇,指印度北部的阿萨姆,但由于其源头是印度语词,藏缅民族可能会反对。我想,语言学家并不一定要在乎这些,语言术语要有自己的规则。

戴: 汉藏语的系属主要是壮侗、苗瑶与汉语的关系。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应看看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能为认识壮侗、苗瑶与汉语的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过去做壮侗语、苗瑶语的不看藏缅语,不能不算是一个缺陷,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马: 这与我在这儿的第二次演讲的主题一样,亲缘关系 vs 接触关系。我想,对于汉语和藏缅语的同源关系大概不会再有质疑,因为已经发现了至少 500 个词根,这些形式大部分看起来都不相似,我们相信这是源自古老的遗传。而如果形式看起来太相似,那就是借词了,如汉语和苗瑶语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特别是瑶语和勉语,一些勉语方言有 70% 的汉语借词,有点像白语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这些相似词的性质。我们应该坚持以基本词汇或者说核心词汇来确定亲缘关系,我指的是表示身体部分、自然现象等的基本词汇,不包括数字。你在汉语和泰语之间就找不到这样的词汇,找到的都是抽象的、文化的、技术性的词汇。在汉泰共同词汇中,二者的声调确实对应得很好,但是汉语和越南语的声调也对应得很系统,谁也没有说汉语和越南语之间有亲缘关系,现在很清楚二者之间是接触关系。我们也可以看看日语、韩语,技术性的词汇几乎都来自汉语,但也没有人主张它们和汉语

有亲缘关系,它们只是接触关系。所以,不是每个词汇都有同样的价值。

如果在汉语和藏缅语的词族中发现了平行的变异模式,比如,散~撒,在彝语和汉语中都可以发现韵尾-n和-t的变异,这实际可以追溯到藏缅语的-r,因为它如此的细致入微,不可能是偶然巧合,而且它们的语音形式看起来并不太相似。只有做了很细致的历史比较工作,才有可能得出这些认识。因此,这才是能令人信服的证据。有人或许会说,如果能找出一大堆看起来相似的词,那就证明了亲缘关系,而如果你在仔细比较之后才发现两个语言间的相似,那它们就不是亲缘关系。这就完全搞反了。

戴: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虽然无争议,但并未像印欧语那样得到了科学的证明,您怎么看?

马: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很古老,或许要追溯到6000年以前,自语言产生以来,就处于十分复杂的环境,跟许多其他的语言接触。特别复杂的是,早先有亲缘关系的语言随后又互相接触,比如,白语和汉语,它们之间有好几个层次;那么哪些是真正的同源词,哪些是借来的,很难分。但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的例证来说明亲缘关系,而没有什么疑问。我觉得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变异的可能性问题。词根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的,一旦我们理解了其中的模式,我们就能说服自己接受亲缘关系。在印欧语中也是如此,原始词根也不是唯一确定的,有较多的变异,如果考察一下英语,差不多有15个词都来自“水”,但形式却不尽相同。如:water, winter, otter, 甚至 whisky(借自爱尔兰语), vodka(借自俄语),这些都可以回溯到相同的形式*wedo, wod, wud“水”。在汉藏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只是没有印欧语那样拥有许多古老语言文献的优势,因此更难搞清楚。我们要小心,不能说其中一种就胜于其他,因为这是不对的,其间有一定的变异模式可察,如果你愿意,可以宽松一些。在辅音的发音方式上我们预期有一些变异,清浊的交替是再平常不过的了。或许还包括高元音i/u的变异,许多词根都要构拟这样的交替形式。比如,“挤、压(squeeze)”,有的形式指向sup,有的指向sip;“擦(wipe)”,有些是sit,有些是sut;“房子(house)”,有些是kim,有些是kum,还有许多其他例子。a/i之间的变异交替就要少得多,就算是a经常变为i,比如西夏语,但是很罕见。因此,有些模式是能很好地建立起来,比如前面提到的“散”和“撒”之间-n与-t的交替。我们的重构中允许有证据的变异,但不能走得太远,因此要掌握好平衡,不能太宽松,也不能太严苛。

戴:现在很多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在集中力量做藏缅语法的比较研究,您对这个方面的价值如何估计?

马:如前所述,我觉得这是藏缅语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我觉得这在将来会很重要。但我并不能确定比较语法研究在决定下层分群上的作用。不过,这确实值得研究,

比如有些人要研究整个语系中的关系子句。另一个重要题目是系列动词,在不同的藏缅语言中,动词连续搭配的模式很多都不相同。关系子句的位置也非常不一样,有的在句内,有的在句外,有的在中心词前,有的在中心词后。作格是另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但我并不认为语言现象和下层分群之间有什么一定的关系,比如,同一个支系的拉祜语和阿卡语,阿卡是作格语言,而拉祜绝对不是,但二者的亲缘关系很近。并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把句法特征和次级分群联系起来。

非常重要的还有小词(particle),名词小词、动词小词、句小词等等。不过,很少有能重构到整个语系的,只有少数几个,比如否定词、祈使否定。我有一篇长文章就是讨论汉藏语的系词在很多语言中发展为小词的。但就小词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可能来源相同,但是现在的功能可能很不同。语法化现在是一个非常热的主题。名词、动词特别是抽象的词,非常容易失去它们实在的意思,在汉语中也可以看到“给”变成一个“受益”的语素了,一个表示“在某个地方”的词可以变成进行时的标记,这些模式不仅在汉藏语里有,也常见于台语、苗瑶语,东亚或者南亚的语言中。许多研究,也包括我自己的,说明了不同语系中的平行语法化现象。这绝对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领域。关于语法,我们还有很多要研究。但是,更重要的是仔细了解每一个语言的语法系统,而不要急于比较。

戴:最近去拉祜语地区了吗?

马:两三年前去过一次,在泰国一个地方,时间比较短,只有几天。到了村子里,发现变化很大,生活很不同了,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年轻人不太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了,他们不再从事农业了,到城里去打工,做建筑工人什么的,工资很低。好的事情是通电了,电视、手机、电脑等开始进到村子了。电脑有很大的便利,我可以把词典等文件放在里面,很方便调用。

戴:我十多年前去过 STEDT(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那时候工程很红火,现在情况如何?

马:将来的计划是把所有的材料发布到网上,把我们的数据库和别的数据库合起来,戴教授觉得可不可以把你们的和我们的整合起来?

戴:当然可以,如果你需要什么中国的材料,我们可以合作。

马:是。你们有丰富的中国语言的材料,而我们有比较多的中国以外的材料,因此,互补性很大。

戴:请罗先生介绍一下马提索夫先生的治学态度。

罗仁地:他做学问,看起来很简单,但妙处就在那些细节,所以要看他科学的做法,他那么详细,谨慎。他一步一步地小心构拟,像拉祜语他了解得那么深入,每一个音,每